郊居瑣編

中

郊居瑣編中編

世恒言吾東壤地狹小氣象褊淺文章無深博雄健之體此俚儒之說也自古文章靡中國廣大之氣者有幾哉史稱吳楚之風輕淺柔脆而明世大家皆出其地東人其可罪地乎如云文風不及中華則是矣尚有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也

東人之詩詞旨溫厖風格瀏亮自然近唐三唐之詩影響唐人蹈句襲字見而可知其佳者編之唐詩未知其孰玉孰珉也然僅摹中晩不及追大曆以上者學力不足無雄渾之氣也四佳容齋蘇齋湖陰專力詩道皆為大家風格翩四字缺乃泝宋元之餘是捨自家之寶藏而拾道邊之零鐵也

東國名家簡易獨爲西京刻畫勁潔能削陳冗足爲東文之翹
楚而但幅尺狹而轉折少無渾浩典贍之態是可恨也
李奎報之才似白樂天淸健新巧調亦秀逸自謂造詞造意別
創門户而時多淺俚且無意味晩年之作亦衰退想其恃才而
不力也觀其全集易喜易厭如異域琢奇之果不可常食者也
牧隱穉入捷元科翺翔翰苑與一時文人周旋故以爲標榜東
方無與比耦惟以東坡自視作觀魚臺賦擬赤壁賦當時師尊
者皆莫敢難也門人權陽村近編其遺集曰此乃大家吾不敢
抉選也故集中詩文不堪傳者彩詩凡冗者文草率者汰而精
精之存其半可也○牧隱詩文之可貴者其筆力也詩有風調

文有轉折渾涵雅健自成一家謂我國之東坡得矣而擬於其真則希驥之駑也

玄軒申欽之文慕明才有餘而學不足月沙之詩近唐力有餘而工不足乖崖滑稽簡易苦硬佔俚庬朴谿谷仁懦各有長短不過分半也芝川齊柳夢寅鹿許筠細亦一派也

麗朝崇佛而亂我　朝崇儒而弱亂之極而禮教滅法制紊而爲夷矣若禮教明法制備可謂治矣明之至而補四字爲拘備之至而爲文終歸於弱耳麗嘗却契丹覆紅巾平倭奴我　朝潰於壬辰恥於丁卯辱於丙子兵固不如麗而亦不習戰故也

麗之佛成俗蹈其迹而已悟佛學補三字者尠矣我之儒比屋慕其

名而已明儒道者寡矣
偶觀明人小說記許文穆公使朝鮮　國王問曰柳州董芽帖
書法甚佳在處可物色否許公茫然不知對歸而問館中諸公
亦不知也公病其不能對鮮官歸鄉云文穆即許國也隆慶丁
卯嘗以頒詔而來東　明廟新薨　宣廟春秋方少　大行在
前何暇語及書跡否此事我國固無傳者矣然以文穆之名德
必非為無根之言而傳者甚明此殊可疑者也
奴兒阿赤為李摠兵成樑所虜補一字久之縱歸感其恩遣三子以
裘材及人參謝之成樑出冠帶令三子服之兩子不肯其季衣
之成樑笑曰汝尚為國守邊立功亦可華服而為人矣從者歸

告阿赤兩子見輒加勞慰其季見黙不語遂引弓射之應弦而
倒左右驚救不及問其故赤曰彼常醜我氈裘吾深憤之意欲
令天下之人皆易以我服此子今衣成樑之衣其心有慕焉故
也他日吾舉大事此子必先降吾故除之以懲其餘矣今天下
皆被髮左衽阿赤之志亦雄矣○昔元世祖都燕築城得一巨
穴有紅頭虫無慮萬數世祖問廉希倫對曰此後日代國家者
也明雖逐元都燕乃中夏之正統非以夷而代者也今清人紅
頭而帝天下其兆已發於數百載之前亦恠矣哉○阿赤以數
十部落崛起荒陲常穿葦襪人問之赤曰此吾微時之服雖貴
而不變者不忘其貧賤故也常坐木城上終日治事不避風雨

此固足以肇大業也當是時神宗深居不出章奏中滯積三十年馴致天下之蠱壞勤則興逸則敗理之的然者非天佑虜而踣夏也

崔君後亮嘗謂余曰張監軍春之節雖蘇武何加焉凡在瀋十年清人館諸一室供給甚備汗召與宴飲輒箕踞不屈罵曰甯胡不速殺我也汗亦憚之後不敢請矣吾以質子幸得一覿張公温辭以慰曰朝鮮本我屬國被兵而我不克救其即於清何足咎也是時公年六十鬚髮半白頎然長者也常服白衣坐必西向余近從金清城所得觀錢牧齋謙益文集蓋公以崇禎辛未陷虜其妻絕食七日而死此謂夫爲忠臣妻爲烈女者也

余在龍岡其長老言沈世魁爲椵島軍校以敗米往來海邊州縣剽刼強買民甚苦之丁丑清兵攻島世魁敗端坐胡床罵賊曰吾三世摠兵年逾六十非降將軍也遂死之其忠義之節視洪承疇之流不啻天淵矣吾東以華人多豪悍無行訾之至於臨大難立大節慷慨激烈震耀耳目非若東人柔懦畏死也如世魁起若武夫之暴伉者而所就如此豈不偉哉

清人攻松山陷之有一將軍率其麾下諸兵乘艢入海清人追而射之軍人連臂翼蔽俾不受箭及入水逾深但見諸人之髻乍出乍沒久之並不見矣吾人從戰者目擊其事而傳之嗚呼將殉其節兵殉其將蹈滄海而同歸其視田橫五百義士亦何

少讓焉其將之姓名不傳是可恨也
四佳之贍不如奎報之逸而其大不讓也蘇齋之蓄不如容齋
之精而其力或過也○新豊(張維)之文宗名理審法則豊腴婉雅
不俚(谿谷)根柢漢賦摹畫韓柳故鋒刃鈍節奏緩無俊朗之調有
萎弱之氣也○濯纓之文眞材學究之軆冗而不知裁翦而不
知起可稱者滂沛也○林白湖才子而有俠氣者也句法豪放
詞旨濃麗絶似小杜權石洲(韠)不及也石洲雖有風韻卑弱不
振盖兩人自有偏得於詩道似唐非唐足可諷玩時有玷缺者
不肯讀書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文章之大小淺
深雖由天稟亦分與不分之致東土文章自牧隱四佳乖崖佔

俾東皐諸公進諸中華特才藻之士甯不足登大家之壇非才不及不肯專力而然也

東俗不尚文不好古剞劂拙鈍鋟布艱窘非貨不蕪聚書甚難英陵創鑄字之法其道簡便俗不能化之東人文集亦隨而泯羆代名家朴寅亮崔(補一字)瀣金克巳陳澕權漢功林春遺集湮滅不傳國朝則卞春亭(季良)姜通亭(淮伯)金乖崖徐四佳成慵齋(俔)遺集殘軼不存今達城徐氏四佳之兄之裔也其家博求累年僅得十餘編集凡三十卷而不能得其半此亦絕無傳矣輿誌只載題詠東選且無鑑識其全則不可得而窺也惟稼牧父子益齋圃隱容齋遺集猶行蓋其苗裔邑行卿相踵出故干戈之後

收拾而入梓也噫東人樹不朽之業不必論文章之高下惟視
子孫之盛衰吁亦異哉李相國奎報集二十卷惟掌令趙涑家有
一本非鏤板故多脫訛久則必無傳矣 明宣間文道大盛標
名藝苑者無慮數十家其梓行於世者非身都卿相勳名德望
之人則世胄之蔭貴者也權應仁車天輅李達之詩或梓或寫
流布未廣亦多放失不全許筠集亦有錄本稀行於世苟如此
王符之書何觀范曄之史可廢也
簡易集出於 仁廟初月沙建請令鑄局印行無板本故不盛
傳湖陰集亦鑄本而累經變亂今難得矣近世覆瓿之家苟得
顯子弟皆令木災閔錄一時不勝其濫人或病且笑之然不足

怪也降而百年則雖表著名家已如漂萍落花流失澌盡不可復尋或十存其一二未可必也其他丰茸小材秋螢朝菌之倏現倏消而已何足道哉

近代文人於詩用工精且一者無如李東岳安訥公有藻思無記性其學亦富而專藝於詩凡觀書其可材可法者剪紙作片隨即書之投諸硯室欲屬詞則一一把閱輒有所得如溫飛卿之百家綫而無湊合之迹亦奇矣○公詩琢字鍛句體精法熟雜以俚語亦鮮失步東詩之大家似陸放翁而勁健之氣不及

李芝峰之詩華縟精巧深學中盛東詩大家西坰五峯不可當也但雄渾不足氣焰似短想讀書未多也

丁卯清人伐我求和劉海爲使吾東知其爲明之叛臣不知其海之忠於明也張新豊接海儐記請媾之辭亦不露海之隱爲我也當是時清偏師南下吾兩西自潰欲窮兵力存亡未可知矣海居間彌縫汲汲然求和而退不欲清之得意於東也金清城謂余曰海一名愛塔清主甚寵昵之其實爲明行間常以厲情報之將歸明也請於清主曰某日吾生辰欲與諸將爲驩乃要敵中名將四人與飲屬侍者自酌蜜漿固勸四將燒酒既醉同臥一室夜半爇點火藥變服而逃清主常疑之及永平之戰兵敗大呼曰我劉海也突陣而死清始知其不死也嗚呼海真烈士而其奇迹不凡求之古人亦未有比者也

天啓末劉興治欲率椵島之衆投淸不勝而遁吾東知其爲賊也及觀錢謙益孫閣老承宗行狀興治亘力兵間敗却四鎭遂立大功雖未覩厥終亦奇士也

胡元瑞雜說記沈惟敬始末乃一落魄無賴人也結石星之妾父超援游擊至於敗壞東事天下皆惜星之爲所賣而虧名罹禍然惟敬能約制狡倭使不敢出平壤一步地得以延我一綫之國命其功固大矣李如松旣敗於碧蹄倭據京城惟敬一說平行長捲衆自退其智亦偉矣此二功吾東能傳之天下之人未必盡知也論者謂使如松勵銳更進倭可以勦盡而惟敬以和議誤之至於縱敵貽患此非知如松者如松韜畧非必勝之

将也倭懲平壤之敗據漢陽之險雖盡銳攻之未必能得志也况如松方揚勝而掩敗安肯捐一身爲外藩與敵爭進退之利哉其逗撓不前固也然則惟敬之詭辭却倭未可非也

光海時有朝士黃氏爲書狀官歸而奏曰關外山河已非漢有是時淸固未得遼也明季政亂役煩人心怨詈黃氏已知之矣及反正初金昇平追論駁錢上國之罪竄之吾東事大以誠不當覘謀如敵國而若識盛衰之兆以爲謀國之計亦何妨焉左傳曰今王室實蠢吾小國懼矣大國之不競小國之憂也今乃塞黙人言以爲尊周之義吾所不知也崇禎乙亥朴掌令守文至山海關其主事握手流涕而訣曰國朝夕亡矣吾不復見東

使也天下之人皆言其將敗而吾欲諱之是何意也
明御史洪承疇守錦州清人借我國銃手攻之戰敗而降由此
常怨我矣其後吾謝表用乾清坤夷語承疇譖曰此鮮之譏斥
之辭也清人大怒遂有嘖言吾東厚謝而僅免承疇屈膝左衽
當蒙百世之詬矣區區掎摭文字之微欲報我之負明何哉
從祖文校理公（諱翰伯）以宮僚甲申八月始入北京著日記稱崇
禎太子匿於民間有告於清者清人因諸宮中年可十六七矣
不記厥終清人能勿加害否按明季野史李自誠挾太子出戰
都民見之流涕自誠敗而太子能自全於兵戈擾攘之間者何
歟或忠義之士左右脫險若建文者歟或云崇禎帝將崩令太

子逃奔朝鮮故清之始得北京也有見我而泣者曰太子東奔汝其識否然太子既在閭閻矣何以不能絶跡遠引爲清所獲抑太子年幼而不能自克耶太子始末修明史者必詳載而姑記所聞如此○庚申年我使来言清得崇禎第三皇子生年爲甲戌而剃髮爲僧矣見皇帝歷言宮中諸殿院及舊游處皇帝憫之又請拜謁諸陵許之嗚呼前代帝王之家於革命之際子孫同爲魚肉者多矣崇禎帝既以身殉社稷矣而猶有血嗣得延四十年之久可悲而可異也

我國方言絶無文理故譯者最難通爲宋人小說記我方言百餘条以今讀之不合者十六七可識方言之易變也董越著朝

鮮賦以我言爲似女真然否我國去中華最近言語若是絶殊何哉

成廟命鄭麟趾等撰高麗史記以麟趾不飮酒常賜蜜漿既成進御見其撰次冗瑣無統笑曰可惜吾蜜漿也盖修史寔難固非鄭公謏學所能了也高麗全史今不可復見而亦不可全罪鄭公也何者其初爲史者識卑而才薄詞陋而學淺凡國家大政大議多闕而不載如高麗求醫於宋一事所以居兩國之間而善爲謀者也其事不輕而何無一字見錄乎至於宋人之有獻乃海商之事無関於國體而何爲泄泄而屢書也舉此一隅其所略濁者何可勝道哉近者俞參判棨撰麗史提綱余得

宣賜一本觀之其記事或突兀而無初屬辭或斗絶而無次可見其刪潤筆削之難也

萬休常曰吾爲北道郵丞至黃草嶺歇馬逍遥草間得一古碣乃沃沮王頌功德碑也書法似拙有不可讀者其起頭全倣秦鄒嶧山碑語也

余適扶餘觀蘇定方塔銘其下方爲風雨所磨不可辨文多偶儷有六朝餘韵其陽記大唐平百濟國頌乃古篆也曰懷素書顯慶元年四月日立按顯慶唐高宗年號懷素郎錢起之甥天寶年間人也相去五十年其非少年上人明矣其篆刻遒勁整齊非唐人名筆不能也此大可疑者後當考之

韓濩之書其初人不甚貴之華人見其筆跡購求甚勤華使朱之蕃大加吹奬人始推其善爲非但書也至於文章必得華人之題品始定其價簡易之文是也

我朝事明二百四十餘年使臣來聘者多由給事内制其爲國人之所盛譽而稱服者張寧許國近則姜曰廣張爲直臣許爲賢相姜於弘光初爲閣老亦明季名人也朱之蕃詞翰非高品而特以風流謔浪且有清操故頗得流譽其立朝事蹟不可得以詳也

牧齋錢謙益有送劉鴻訓使朝鮮詩自註曰前奉使者多與其國酬唱論者以爲失體此以我爲外國而自尊之辭也余以爲

華使每以黷貨失體詩章和荅足以起遠人之悅服何損於皇華之體也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止欲愈其父之病而進藥其心非欲弑也但不嘗藥而輕用之以至不諱春秋書以弑君左傳曰臣子盡心力而事君舍藥物可也頃者一士人之女管殺婢其父禁之不可至夜其父大醉而死一宰相引此義斷以爲弑父之科豈不謬且妄哉其父所飲非其女之所進與許世子止情不同也女之罪惟不從教而傷厥考之心可擬於誤用藥而致死者乎籍令止不奉悼公之令悼公有不悅者聖人必不加以大惡之名也嗚呼春秋之義豈所以誤後世哉塗聽塗說者

不深求其白衝口而妄發欲斷大獄其害豈淺小哉
東俗不善興貨銀幣自 宣祖朝以來始大行焉盖交際華人
市貿中國故也即今比曩時益盛南通日本北貿燕京商譯之
徒陳椽其間多致豐殖古者貲至千金者謂之富矣今則貲逾
萬金者有焉是亦時俗之變也○吾譯人常問倭人曰爾國何
以採銀富饒若是也倭反問我採銀之方笑曰宜得金之不多
也夫苟有大山何患無銀巖石之銀脉纏絡而暴露者是山之
中央必金銀内聚精英外發不必尋脉而用功但量山之廣袤
鑿之及其中央而止焉猶鷄子之有黄耳其穴則以木横架用
備崩壓故掘之雖深人無害矣觀此則倭人之筋力生貨不若

我之茍簡而其陶擇之方鍊化之具必有其巧猶未盡傳矣
倭人善冶鐵故其兵器無不犀利人皆寶之吾人有得其術者
凡鐵剛柔相間美惡相錯必揀擇而合鍊乃極精良其鍊也扁
之長之上下諦視必有其色青蒼然者尾截而融冶閱四五火
而每如之蒼者始純而乃極精矣古語曰良冶之子善裘夫裘
者剟取羨毛零〻碎〻以成大鈌蓋謂此也
吾東士大夫尚廉儉賤財貨其風已古矣今登仕者有交易之
事若手自稱銀人豈有不唾鄙者乎林慶業常囊銀而佩曰茍
有緩急此足以自活矣此武夫好利以貨藩身者無足道也近
者相公李浣凡有出入以銀自隨其試射北營也必令從者橐

數百金挾之北營之去其蒭特跬步地而猶若是焉所謂斯須不去者也然人不以爲爾而反有追譽者習俗之流失可悲也已○東人素不解製石硫黃市諸中國日本其費甚繁前數十年有創智煑化者轉相效法今已賤矣又不知蒸銅自數年来有採成者然僅僅取之其利未廣由日本而致者足以自用民不加務焉故也至於藥草稱華産者今頗缺焉人心日巧機械日新利用諸寶藏之物將自此而益興乎

人傳金剛山有大獸磨鬣於高巖其長約不下四五丈鬣毛蒼細若馬鬃然未有見其形者未知此何獸也○頃者安邊國島石間赤肉自生其大如盤非魚非蟲不可名狀採而啖之味極

珎品郭璞江賦曰土肉石花蓋即此類也
我東去中國最近西域分内外雖有人才其不得入仕者勢也惟在李唐著名者最衆王思禮黑齒常之高仙芝名將也王毛仲寵幸也蓋太宗東征李勣滅麗所虜東民數十萬人劉仁軌定百濟得黑齒而歸雖降俘流徙之餘而若有材藝則詎不能自致功名乎思禮仙芝毛仲必由虜而興者也○丁卯丙子東民為清所俘雜居夷夏不可勝計其子孫豈無以才見拔垂名竹帛者乎偶觀谷應泰文集稱李三韓者為浙江巡撫不名而稱其本焉然則今已為達官者有矣
宋史曰高麗地寒多山我國地勢山居七八野居一二其氣多

寒凉者理也余在清風見桃杏盡落櫟葉如掌及如堤川桃杏方盛櫟葉如錢相去二十餘里而氣候頓殊盖清在江邊堤在峽裏故也漢中惟種烏竹余幼時見人家園林有可充釣竿者矣數十年来漸至不繁今則叢並翳然而已其抽筍者過霜則槁盖時氣近歲逾寒也〇史記註曰朝鮮有濕水汕水濼水皆西流入海朝鮮之名始此〻必指大同大定清川三江其名今不可別矣〇隋書曰高句麗之人小兒初生以石壓頭使扁今忠清内浦猶有此俗又曰其婦女未嫁者辮髮垂後嫁則綰頂而結之此我古俗而今清女如此豈化於我而然歟

吾東先輩盛推祁順文章四佳不敢枝梧五峯評爲第二然余

州歷評國朝文章而不及焉他文人雜著議論未嘗稱述概非
其表〻者也月沙嘗償熊化服其詩文故其子孫從而信之外
孫洪公柱元三聘北京購求遺集而卒不得每以爲恨金清城
嘗竊笑之說今熊有梓集固不堪傳於一時其可得見於四五
十年之後乎黃洪憲李栗谷珥之所償也吾東未有譽者而其
文典麗宏衍實嘉靖間高手也吾東僻在海外中國文藝之盛
真若管中窺斑而所見又未真焉亦可笑也
前朝士大夫尊事座主置諸父師之間是蓋化唐季之風也至
我朝而此風盡變今則不知座主爲何如人也此不幾於太薄
乎

人有以清制策題視我者盖近世所策也有滿漢不親昵之語聞漢人畏滿人殊甚漢人同聚而見滿人來輒散去不與語清之虐漢可知矣天下之心未歸昵而直以兵力統一天者已四十年何哉頃閔左相鎭重奉使而歸見余而悲道清國事歎曰經籍所載聖賢所訓皆虛矣○偶見錢謙益所註杜詩凡夷狄胡虜犬羊語輒空之而不敢書畏其謂指斥之辭也清之不信漢漢之不狎清若是其至矣猶相制相維爲君爲牧古今之大變也

我國山谿高邃峰嶺疊複多不食之地人常以爲恨然亦可以避兵高麗蒙古紅巾之亂我　朝壬辰丙子之禍生齒賴以得

全者以有此險也三角山跨國城內外清人入據城中城中小民上此山以避者甚衆賊不能盡獲天下帝王之都曷嘗有如此者也

慶興海濱產鐵每四五月有海船止泊採鐵其人非胡非倭身長絕異於人土人欲就問之輒引去未知海東有何國也吾聞胡地南與日本接海道有淺深或沮洳而生蘆荻不可以舟如是者約數千里然而其海之東必有人物以隔胡而不通焉

吾東俗稍淳民稍質農桑畜養工作器用未盡其利未盡其巧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其所以修治者吾多闕焉生養之道宜不如中國也

吾東文風萌於羅季昉於麗初孤雲及他文人之作皆多駢偶之體先是韓柳已變之而東人不知倣也其中世當宋南渡之際而始知有韓柳其盛行莫如東坡故每出一榜人必稱三十三東坡出爲蓋蘇死未久而其文卽被於東也降而圃牧諸賢及他我　朝諸鉅公皆型範宋元相因相襲逮德靖之間空同以先秦西京倡中國之文風一變吾東未及知也　宣廟之朝諸先輩儐迎華使上下酬唱始覩文體之已別稍稍刻厲欲去舊陳習染已久不能自脫卽今譚文者皆知慕漢而終莫有致力者又不足道也蓋吾東之於中國也疆域有截朝聘有制民物則不相往來雖賢哲之名播天下者固不能同時而得知文

章之升降變移後中國累世而始覺者勢也先輩爲文經書之外惟習少微通鑑韓柳略讀漢書諸傳觀其科製及他撰著可知矣近世爲史記者甚盛幾於家藏人誦反濶略於經書幸得一第便謂無所用而棄之非但文教日衰風俗亦可憂也

史稱檀君降於太白與堯並立是吾東民物化生之初而中國則至治之世也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不相往來吾東去帝都冀方數千餘里而鴻濛始闢(補十字)摩立君長由人烟之不通也其後箕子就封復有九夷所謂九夷非盡謂我也當並峰鴨水以北遼東舊疆而言也箕子之後箕準避衛滿而南徙其後復有五十餘國疑非盡能國也民俗古質自

相保聚不相統一也於是朱蒙啓麗溫祚創濟朴氏建羅雖干戈日尋終莫能呑並矣麗濟爲唐所破麗九百年濟六百年羅非亡於人也弓裔亂之甄萱毒之微弱不振自降於麗爲一千餘年矣麗朝並三爲一壤土雖廣其强不如三國其治至無道也猶綿祚五百惟箕氏立於周初徙於漢初約已九百年而南徙之後當入於百濟史失其事又不知享國幾何也凡國於東者箕氏也朱氏也羅也濟也麗也五姓歷年之長埒於三代而或過之非如秦漢以後諸代之驟興驟亡者何也由東人天性柔順不喜犯上非所謂有道之長也若首露濊貊扶餘沃沮渤海肅愼雖在我境乃自鄶以下史無足徵不必擧也

古者笠臺卑而簷狹今則臺高而簷廣古者男女皆濶袴今男則窄袴此於 宣廟之世學唐人而變者也士人皆着氈冠貴賤皆着氈帽盖通貨燕京近年尤盛毛耳掩亦出於近世古之平涼今已廢矣

濟州馬近來差小而材駑東海之魚漸耗此有古今之變也南中之竹關東之木漸貴者以其取之者衆也山谷之間熊虎稀有豈山童而然歟或云銃手多而可易獲也

余適江界山之險阻奇勝不可盡述凞川長谷立巖尤奇其形酷肖人之衣冠端拱遠而望之令人驚怪宿成潤鄭院日欲暮而山光黛黑昏景易至盖檜栢蒼欝成陰彌山連谷若非人境

矣及行江邉往〻有紅白芍藥品有絶佳者[補五字]土人不知貴也

今嚴四郡山谷無蹊樹木刺天霜露早降五穀不成棄地幾千餘里皆以爲不可居也余謂此乃沃沮古地其時荒蕪若如此沃沮何以爲國乎由民不聚地不闢而然也以江界一州言之四境無水田而惟邑中種稲蓋閭閻稍繁烟火相接自無山林陰凉之氣亦可以爲稲也

濵海諸郡近歲有水土之疾仕宦者常以爲憂余適東萊見商客久淹者靡不病也倭留館者常數百人得無疾問其飲食狀雖夏日必飲湯且啜茶豈茶能下氣滌穢可禦此患而然歟

關東叢石爲天下絶境白石真立海中高標獨拔面若削成真

化工之示奇也去年二叢無故自壞没入波濤使觀者有餘憾焉

德川北界有奥區路由絶棧捫壁而過下臨深壑行者不可以騎約二百餘里而至焉其最奇處大同上流爲瀑布聲若雷霆匐震山谷人之語者但見開口而不相聞矣

白頭山之脉由會寧三水之間而南下爲永安之西平安之東傅江四郡周遭數千里而又爲江原黃海之北界其中雄奇險巧者何可勝陳特以地極高寒荒僻難尋故無得而見焉

我國地界起於北道六鎭南入海中有濟州爲四千五百餘里自濟州航海而西爲中國福建地海道雖遠地勢實相直也自

福建至北京自北京歷建州抵野人之厚春與六鎮相對厚春者金所謂渾蠢阿骨打所常遊之地去福建約一萬二千餘里視濟州則幾乎三倍所謂徑一而圍三者乎宋高宗遣使高麗欲迎二帝於五國城浮海而去中國之人已知其地理之稍通也

海濵人常言鱸魚化麋故島中多麋有目見者其首已化半身生毛猶未成足也然麋性善游蔚島之於江陵海道甚險波濤如山雖舟而未易至焉往〻島麋能浮海而達岸土人要而擊之或有獲者然則百獸之善游固無如麋者也

橘頌曰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豈不可喜也今湖南海

郡皆有柚而無橘豈橘化柚則尤喜暖歟將隨土而不肯成歟
余見順天邑中柚黃粲然去邑四五十里有樹而不實土人皆
言邑居臨海霜不能殺而然也及在清風見霜降則山禾已損
江禾不傷蓋水氣所蒸霜威不猛此則非但海也南暖而北寒
天地之性也(補三字)然而寒中有煖煖中有寒漢拏山在極南而六
月猶有氷雪先春嶺在極北而二月已有鷽花此陰陽之理也
兵使申瀏嘗從清人北伐曰哈牧胡鼓鍾城十五日始抵黑龍
江江色視之正黑置之器中則甚白自此羣山已盡大荒不窮
惟見天形如蓋東望則有一山蒼然狀如覆盃胡人曰彼山似
近而實遠且出貂鼠矣仍問諸土人曰四月雪消七月霜下何

能為稼惟捕江魚以為食江中甚饒魚也
辛酉余為承旨　上宴清使ミ見室中有二黑裘歸館語譯人
曰吾聞太宗得寶裘二領賜朝鮮　王向所見者無乃此耶館
伴以其語聞之　上令出其裘示之盖裘則紅台施嘗以遺
長陵者也使見裘曰此乃太宗之賜也舊而不獘其善藏者乎
譯人問曰此為狐裘其謂寶者何也使曰此狐出北荒無人之
境狐老一千年黄者變黑故絶難得焉其義奚啻貂也
舊傳吾東無茶新羅僧入唐得其種而歸遂為湖南之産然而
東人未嘗啜茶也近者南草一出人多飲之張新豐有南草之
癖備述其美謂將與茶爭利没數十年其言果驗清人尤尚之

殆遍於天下其與茶有以異乎
慶興人爲胡所俘轉入狗國其地生男則爲狗生女則爲人自
相匹合而居焉或穴處或室居狗亦稍有知而異於凡犬也其
人久爲所役潜曉其語一日以歸計告之女人許其逃歸臨行
以家中飯器十枚與之誡曰狗若逐之擲此而走其人去未遠
狗果逐之試擲一器狗即銜之而返置諸其家又逐之輒如之
凡投器至五六而狗不能及矣李參判紬嘗守慶源親聞其事
而語之明人小說稱狗國在北海之邊稟天地純陰駁雜之氣
此必去野人地不遠矣
戊申余爲平安都事五月初二日至昌城其夜大雨雹翌朝向

朔州見木葉摧落彌山塡谷不辨路蹊雹堆積陰壑凛然不銷既而登嶺望之雹之所被有一道廣約六七里長則南歷衆山不知其幾也草木禾麥之凋傷若車轂之蹂躪也及至義州土人曰此龍之所爲也彼九連城外有深淵毒龍宅焉華人常祠之故不爲害矣今廢已久每歲一出而游焉其行也必有暴雨大雹人有得見其狀者雲霧滃渤頃刻翕忽一牛駕車一人從後鞭之而衣巾酷肖浮屠迤邐跨空而去亦不覩其爲龍也余見雹有一道心甚怪之及聞斯語始知龍之所過也

金叅判汝鈺嘗言吾少時讀書野亭驟雨忽晴田父呼曰有物墮地即就視之乃蒼龍也屈體仆地其長未知幾何而其大約

十圍矣耕者始駭而避之既久稍即而狎之四環而語龍輒闔眼不視時天無點雲烈日烘地龍霖然而若將蘇者過午見龍之腹底一鱗自開有氣嘘之沙土蹙蹙然自闢其下漸坳而漸拓環十餘步之地而忽陷焉泓然深碧龍已不見矣觀者始驚而走已而黑雲生其上風雨大作天地晦冥吾亦顛倒而歸俄見雲霧扶揺　拖踰山而去已知其龍之上騰也其卧處乃田中而成淵久之田父堙之矣噫龍神物也雲龍之所據也何以失據而落泥見笑於人復能即其地而生水因之吐雲召雨憑以上徂其變化靈怪有不可測易曰見龍在田豈龍先見而後飛耶

藍浦海中有嗚呼島乃田橫之所居也海商言島中有城郭週遭甃石爲井琢磨精整有小石碑不記其數埋翳荊榛未易覩也按橫居島未久乃暇治城郭耶五百人既從而死當是之時固無碑也後之義士欲傳之何得以識其名乎意石非其碑而或宮室鎮石之類也

頃年扶餘縣山崩於潦百濟王冢自毁隧中窈深有石門〻盡有石屛風中置一石床只有兩脛骨不見諸骨其脛長比今人則倍之蓋今人視秦漢已小矣百濟爲晉魏之世而已如此豈天地氣化漸薄而然耶○吾東自古及今無掘冢之害蓋東俗貧儉不埋珎寶非爲禮而自合於禮也

古人書畫皆用臨摹東人臨則有之摹則醜之不肯致力亦可知也近世畫手以李澄金命國為第一比諸唐畫李似之金甚遠雖稱有生氣吾未信也

唐史稱新羅人善棋多高手東人之好棋古矣近世德原君宗室神於棋者也非但前無敵亦後無繼者矣

辛酉漢商二十七人漂抵湖南海濱載佛經五百餘卷船敗而藏書之櫃蓋封頗密得免水漬為漁人所得邊臣收聚上進余在政院略加校閱間多放佚朝廷命輸置於南漢城寺商即蘇州人也言蘇州民物繁庶廬舍偪側故或住層樓以容商廛城外商車填噎二字缺宿留數日而得入其殷富當冠於天下矣聞兵

三桂曰三桂師師親俘永曆於緬甸是明之賊也

東漢王景以政績技藝為時名臣本樂浪詽邪人也未知詽邪今為何郡而亦不離平安之一路矣是時吾東内屬故得仕中國今人徒知唐有王思禮諸人不知漢有王景何也○

余讀後漢書敘東夷諸國甚明今則名號已別圖誌且闕固難詳其分界也姑以地理序次焉○扶餘國在玄菟北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本濊地也此必江界以北建州之地廢四郡亦當入為穢國今為江原距此甚遠必不能越沃沮句麗而有此地是可疑也又曰以圓柵為城今聞建胡積木為郭其俗亦古矣○挹婁古肅慎氏之國也在扶餘東北

千餘里此即野人之地六鎭亦當入焉○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此即今遼東舊疆及建州之地亦當包平安一路也其曰着折風形如弁折風者今臺笠也○又曰貿栢之間犯遼西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是時朝鮮內屬其犯樂浪固也帶方今南原豈能越二千里而南下乎此可疑也○東沃沮缺高句麗盖馬大山之東ニ濵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此即永安之地亦似文缺屯郡也○濊北與高句驪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此即江原武帝置滄海郡今春川也○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北接濊貊弁辰在辰韓

之南亦與倭接而馬韓最大俗傳三韓爲百濟新羅高句麗據此則馬韓爲百濟辰韓爲新羅弁韓在羅之南似是首露王國也當特高麗在遼東之境數侵東邊間或朝貢中國史列其地而不在三韓之數此豈非明徵也

清風西南廣嶺陟峻上有官道每潦雨刮洗道傍石皆光瑩紫滑絶類丹砂余嘗疑其爲砂之屬而此特其粗者也後聞忠州士人用藥而欲得丹砂其隣有漢人爲居士者有砂一塊其大如掌分而濟之士人怪而問之答曰吾得諸清風山窟中以此再化可成真砂藥取其本性亦足用矣士人不能詳問其處竟無知者

近世淸人自稱三韓人者甚衆蓋其丙丁俘獲之子孫歟按史契丹伐高麗虜其民人聚而居之名其地曰三韓以地志攷之當爲關外松錦之間也淸始得瀋陽而都之名曰盛京其稱三韓者必關外之人也

明尙書錢牧齋文集近始東來余得觀之以歷下弇州爲俗學間頗詆訶其文鴻豔當爲明季第一金斯百錫胄以爲優於弇州此言誠有感而發也隆萬之文險怪極矣近來文體稍變趍於平行時代升降不得不爾○聞淸以公爲禮部尙書不屈囚於金陵三年而得釋信乎此言淸德固勝於元也公八十三終於康熙之年亦文人之壽考者也○觀公集中諸誌銘明季士大

夫或死於流賊或死於清人有悲惻不可讀者杜子美詩曰喪亂死多門人物極盛天意必欲除之乎吾東丙丁之禍視此則可謂十之一二矣○清盡令天下削髮此開闢以來大變也牧齋詩有曰攬鏡每循朝茁髮嗚呼士生斯世亦無可奈何者也○明季白沙陽明之學特盛其歸則禪矣未幾清代明士大夫皆削髮多為僧者其學之變久矣至此而又變其形伊川之百年為戎者此亦其兆也

王維詩曰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余自瀋陽抵廣寧平原淺草極目遙望往往有射獵者覩此而誦之信乎邊塞之實景也

奉使之燕者其還也人問燕中事皆不能對或以不能善覘人國為誚及余之行始知之勢有不得不然者一曰禁防之嚴苛也二曰譯語之拙澁也三曰行役之忙遽也蓋自入鳳城必令通官押伴其人貪利驕悍在道必苦我人欲得其賄謝遲速動靜一切禁之見人不令恣意偶語復囚諸客館不許出門其無聞見固也漢語皆用文字音有俚俗古今之殊譯胥之所學淺狹纔解文易問荅而已漢人之深言隱旨不能傳宣使人亦不曉漢語相對也動覓紙筆以通其意復有畏忌而不盡者何由而罄其所欲問也凡往返有期道里有程昏宿星發常恐不及與漢人無累日周旋之暇主客之情未交或有可與語者瞬〻

相視而已不能發一辭旋復趣駕告別漢人親我有欲談話者而左視右察必慮清人之屬垣吾不得一夕之從容以達其情此實可憾也吾少日略留意漢音而不能飾而爲漢語一踐幽燕之境而不得異聞常所介〻者獨此耳

明制宗室聚居一城不許出入其亡也盜賊大起名都大郡皆爲所沒朱氏諸王有闔城屠戮無一脫者豈其明祖嗜殺之報乎靖康之亂金人俘趙宗三千人而歸古人以爲宋太宗殺德昭兄弟之報且蘇軾之言曰人君好殺者不及其身必中其子孫吾以爲明太祖之謂也

吳三桂之亡也其宗人女有名八面觀音者絶美清將納之爲

副室皇帝聞而求之不得杖其人而謫戍建州今觀明人小說凡女之義者皆謂之觀音也○且聞清朝修明史已訖而帝紀四卷列傳四卷明三百年實錄豈止此哉此言固似非真而甚可駭也○近世清人谷應泰撰明史記事本末其書東布文有得其文集者余得見之詩文平平鮮可賞者序者虞山蒙叟錢謙益於順治己亥成之錢公初續兩集俱不載爲何也

余見玉田士人問當代文章稱翰林韓菼最有名請其文集出示程文一卷其自序暢行可讀也又聞翰林尤侗甚有時譽我人有買其文集而來者余略觀之其文冗縟才思溢發而稍涉輕儇且非大家也

明嘉靖中築城於盧溝橋名東門曰順治西門曰永昌南門曰弘光北門曰太極其名若讖永昌李自誠僭元太極西狄之號也頃在燕中華人言此者甚衆且我人譏其胡服或曰西狄未久將主中國吾亦復衣冠矣今西與燕搆兵雖未知厥終之成敗而亦可異也太極國號大興其民衣冠有年號設文武科嗚呼夏而服胡胡而服夏亦前古所未有也

奴兒阿赤乃清之太祖其母吾慶源人也太祖祖父名塔場嘗貫于慶源車城內民家其家多用其貨負債不能償匿其隣里潛以其女與之塔場耘於田中其女餉之啓其蓋中有鳥卵塲曰此天瑞也令女吞之遂生太祖天之所興固自有符應也

明太祖放陳理明昇於高麗初二侯賜第都下鬱鬱不樂頗有怨言太祖聞之曰此童兒小語不足咎之但恐為奸人之誘惑置諸遠夷釁隙無由生補二字耳遂勑高麗善遇之此太祖之善處仇人也明昇子姓甚繁雖不得為華胄而近世或登第鄉居者為品官惟陳氏無聞焉余少時嘗見臨陂戶長自言陳理之後也陳友諒弑其君雄詐喜殺明玉珍自王一方無罪而亡有後無後或恐其業報也

陳眉公小說曰萬曆甲午司農卿葉春及疏言徐福入海在焚書之前其去也多載三代珍寶及百工而行今倭即其遺種也司馬光詩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乞因小西飛

封欵之使使至其國擻收三代典籍眉公謂葉公此言非為迂濶此文人好奇之過也方徐福之入海也倭中鴻荒肇闢雖有三代典謨必不暇誦習也數千年来倭通於中國通於我亦安能秘之至今乎詩語亦非溫公乃歐陽公詠日本刀歌也

唐人小說李德裕竄崖州司戶一日至山寺見壁有葫蘆十餘問僧曰此何用焉僧曰贊皇相公當國時皆此州謫死者骨也吾焚其尸藏其灰待其有来訪者德裕聞其言而心痛歸而未至舍而卒此乃牛僧孺之黨嫉德裕之辭也德裕為政史雖稱頗用愛憎而一崖州之地竄死者不應如是之多也又記德裕為相頗開孤寒之路其謫也人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

回首望崖州公道用人豈非相業之美者乎黨與一分臧否相
反蓋如此可爲古今一嘅

衛懿公之好鶴至於亡國漢元帝之曉音成帝之善書無益於
其褁陳後主隋煬帝之詩酒宋徽宗之詩畫高宗之詞翰或因
以亡或因以褁籍令士人有此技亦足以名後世也是以人君
貴德而不貴才後唐明宗目不知書猶爲五代之令主文不如
質亦可見也

春秋之世列國諸公子有田有爵傳于子孫因而簒奪縏而國
寖弱矣其三代封建之遺意乎然而其賢者亦能輔翼其主能
持國家者如魯之季友㳂孫豹鄭之子産宋之華元衛之子大

叔晉之叔向皆公族也亦可以不用乎○前代待宗戚之道惟
漢宋得之唐則自明皇以後諸皇子皆不令出閤胡致堂已嘗
譏之矣明則因諸一城祿之過厚制之甚苛其末也天下之力
亦屈焉此明祖作法之不善者也
歐公之詩比蘇稍質稍拙亦有色澤去唐一塵耳弇州直斥之
以不善詩者何也其言甚偏吾不取也
狄仁傑嘗候其姨〻〻之子自外獵歸仁傑曰表弟不欲官乎何
不就我而求之我當盡力姨曰爾自貴爾吾有一子不欲事女
主仁傑大慚而退仁傑進五王卒成復唐之功固偉人也姚崇
宋璟皆稱賢相而並事武后榮貴而盡忠其節出於一婦人之

下也駱賓王雖有文藻以浮躁一士見輕於當時論其節則賓王當上坐而三人皆就拜矣

王荊公不能靜坐非卧則行此可以見其躁矣且平生筆跡皆草而無眞晦翁譏之曰荊公一生那得忙司馬公作資治通鑑凡數百卷雖顚倒塗抹無一作草性禀之相反有如此矣其一躁一靜不足以斷其邪正但蹤則不密詳則必謹成於其行發於其事者由此而漸皆考其所就得失有天淵者矣

哥舒翰以四十萬之兵敗於潼關爲祿山所禽翰之勇銳習兵遠勝於祿山而有此敗由玄宗制之國忠誤之也翰就擒不能死此可罪也喪師之罪固輕矣李白曰開門納函渠杜甫曰愼

勿學哥舒責之駕矣何不察其情乎

唐宰相崔胤欲誅宦官召朱全忠而曰以亡唐後人之所以罪胤者至矣胤宰相慎由之子也慎由爲翰林學士在直仇士良輩夜召之勒草廢帝詔因譏切文宗帝低首而不敢語焉以此觀之唐之宦寺之刼人主猶嚴家之御罷僕也忠臣義士寧有不痛心者乎胤既親聞諸其父矣欲成其志而慮短而致亂蓋村不足以處此者而其情有可恕矣此出於小說而司馬公朱晦菴不載於史者何也

明陳繼儒曰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言余涉歷世事知此言爲有味也

宋人小說曰余嘗侍朱晦翁先生與客論風水客曰笏山先生曰乾山爭辨未已余曰山自盤古氏世已有之笏乾後世所制也天地開闢物各自然豈必取象於笏乾也先生大笑而止余得親聞故記之先生大賢也而好堪輿如此矣明人曰朱子可學者甚衆其信風水不可學也又曰朱子奉柩朝祖之說必不可從此言亦非無所見也

李滄溟王弇州之文既出唐荊川見之曰此三歲孩兒作老人形其不爭者深矣二公之所以致此者亦不能無罪也○弇州謂滄溟之文愈久而愈起余以謂非特起之將棄之而不肯顧也今讀左傳莊子司馬史安得有滄溟揚子乎然則滄溟之文

何從而出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胷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空日只效温公通鑑様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此唐子西語也古人篤意於著述如此吾輩可師也

余爲禮書叅判與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閲樂於掌樂院金公曰吾東之樂乃宋大晟樂之遺也盖宋大晟樂初成宋以遺高麗金公此言固有據矣明使朱之藩梁有年請觀東樂語我曰曲節與中國異矣而甚有古音也中國促數雜以夷樂而東樂如此可貴也嗚呼宋之大晟其去古也遠矣乃取其餘響於海外

古今之變可知也

喜同而惡異恒人之情而雖君子亦不免焉昔司馬公當朝欲革荊公新法而促其限朝廷皆以爲難惟開封尹蔡京五日而盡罷之溫公甚喜如此則荊公之進呂惠卿者恐不可得（補三字）而責也特事有得失而已其心之有蔽則同也

古人以月之晦朔論海潮之盈縮此言固驗矣然而有不可知者中國之東海即我之西固有潮矣我之東海何以無潮也先輩以東海爲長流水而無潮此其窒於理者乎我之東日本也日本之東又有海焉未聞有潮也由此以往天地之際未知其幾何也若以潮汐爲天地之氣焉何以獨潮於中國之所謂東

海者不潮於其外之海乎此皆先儒之所未嘗聞者亦無論焉吾亦疑之而未敢決也

我國多高山而其趾之稍衍者爲田疇爲人居野之延袤爲三四十里者不多見也搃而計之山居十之七八而生穀之土才三四而止矣杜子美夔州詩曰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此若其峽中之逈窄也我國地理其似蜀乎

東坡與人書曰聞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今人每獲數百篇欲求其傳世其無成固矣嘗聞徐四佳亦課日爲詩宜乎東國之大家也

王弇州以宋太宗爲齊蕭鸞之流此覰得太宗深處者也柴世

宗之英武恭儉比太宗奚啻三十里而彼以運促而不克混一又一傳而失之太宗能致太平子孫得延三百年之祚莫非天也因是而論之漢昭烈之宏度好善固優於光武而所短者惟兵略耳當漢之季所仗者信義而崎嶇顚躓止爲一方之主光武不勞而光復此興於人心之方畏昭烈亦値人心之已厭而然歟不可以成敗論者正謂此也

吾東先輩多詩而少文其全美者惟李相國李牧隱兩公相國亦偏於詩者也我 朝四佳乖崖佔畢簡易近世谿谷澤堂東州四佳詩爲大家而文則差劣乖崖佔畢固長於文簡易於詩無解焉谿谷爲詩平衍無可稱者東州文矯健而無流肆之氣

詩足爲長城也澤堂精深於詩道而文亦非本色也
山居者皆以岑寂爲嫌謂其無親友之往來也此由內境未習於靜而躁心未盡息也今夫深林邃谷得一把茅奉養之具無所闕焉雖無晤言之適豈不足以自樂乎書籍足可居筆硯足可友也余見近世士大夫鮮有知此味者終日塊然非睡則惟對妻孥耳此山居之所以無樂也○漢京襟江負海故魚蛤易市人之朝夕飣盤者非是補六字無所取也羊豚俗所不畜猪則田家惡其侵擾也而不畜牛非常屠而且有禁焉是故鄉居者非有川溪江海之饒惟蔬藿而已士大夫未免歸老而食淡非素富者雖終月不得具一味時資於京肆此其難也

揚廣地寒不產梅竹土皆磽确又不如兩南之饒沃此俗所以
為病也然去漢京百里内而山水之勝不可勝記泝江而東其
清邃可愛者亦衆但苦其岡麓之廹隘也人之居也就其谷之
稍行者而稻之就其坡之崎嶇者而禾之又攄其峯之拱列者
而墓焉是故豊饒者絶少惟仰官糶此所謂京畿之負也
陸游之生也夢秦少游魏了翁之生也夢陳瑩中故或取其名
或取其字皆志其異也然陸公文章固勝於秦也魏與陳風節
略相似而論其學則魏差粹也
陸象山曰尊德性也王陽明曰致良知也德性良知其實非大
異也然王比陸則尤簡尤放求之無攄依而且易蕩也宜其流

之恠肆而猖狂也

明人曰真西山負一世大名而及入政府其譽少損此言無經濟之實也當南宋偏安之餘非有大變革大振刷固不可爲也西山得政未久其主之相信之深亦未如古之君臣其學恐不能十行其二三然則論義而功落勢也何可爲此言也

張南軒之孫唐朱晦翁之孫浚當宋之亡皆不降而死世無稱者由其位之微也可表而出之

司馬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嗚呼士大夫常以俸祿自活而無他資者及其遇事而可言也反恐失之隱忍而苟冒者亦

不無其人也吾竊以自警
明季野史曰太祖嘗問國祚於劉基〻進一函歷朝藏之至崇禎始發乃畫三僧也其一函賊兵踰城而入百官奔竄之形其二畫一人跣一足自經於閣中者狀貌絕類崇禎帝〻甚惡之觀未竟而亟掩之及李自成陷京帝自經而崩而其時適跣一足基又知建文之失國也白太祖豫爲僧度牒袈裟剃髮之具令有難則遁其前知之術極其神矣若親見其事而預圖者由善推卜筮而能之乎然基徒知亡時之事跡而不知明之所以亡也明亡專由於宦寺也基何不啓太祖裁抑宦寺昭載祖訓俾子孫世守而勿失如趙宋之誓碑乎

平居靜思則數年前事猶有悔者追繹其少時所爲有不勝其懊恨者矣蘧伯玉六十而化亦只如此學者自修之功其可忽乎哉若知而改之至於無悔乃聖人也然易之復曰不遠而復無祇悔此理即天地之所固有也能臻於無其難矣哉

六國爲周之季去文武之治未遠也孟子遊齊梁而談王道以爲迂濶而不合焉何者古今有異也宋濂洛諸儒上接孔孟之統皆不得位而行其道論者爲時君恨焉假令兩程位諸台袞盡施其所欲爲者果足以三代宋治乎然而叔子不容乎讒之一譴至於分朋而攻之官説書甚微也而輒以師道自居今其君如戰國諸侯之下士者終焉哲宗蓄怒而罪之此非但不知

其君又不度其時之不可也周公太公之輔相而成功豈有若斯之齟齬者乎若其諫折柳也小事而泣於戲者然人主亦必疑其迂也惟伯子使神宗欣悅而欲見之荊公之驕也而不覺自服真目擊而道存者使其君用之其效亦可超漢唐而上詰乎吾未敢決也

明太祖精暴而好殺其濫刑商紂秦始之所不及也能芟除羣雄開國垂統者何也勤足以成衆務也智足以籠四海也明足以別賢邪也

應劭風俗通曰秦穆殺百里奚此出何書所未嘗見者也記而竢更攷

左氏曰太伯端委而開吳司馬遷曰太伯斷髮文身以示不可用其言兩相矛盾後人何所信焉愚以爲太伯知古公之意遠跡荊蠻者惟欲信其讓國之志爾何必自殘其形從蠻之俗蠻人服太伯之德推以爲君能以中國之冠冕化其斷髮文身史氏之所論似反而言之也然則左氏其的矣乎○馬史曰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遷公不信其說曰舜在位倦勤年逾百歲豈復省方終死於道乎所謂蒼梧安知中國更無蒼梧而必謂之南乎按唐虞之事惟兩典而已他無可考而自虞至秦相傳如此秦博士曰湘君堯女舜妻楚辭亦曰帝子降於北渚豈可盡歸之誕也遷公特以意度之古今有絶殊者未可知也

東坡嘗言欲求稻田二頃以充饘粥患未易得也以我東計之當爲二十八結可謂多田翁耳如我者只圖二結槖無一錢亦可笑也

世嘗言以狗毛製筆甚佳但工人恐其價之賤不肯始也近者湖南人頗能爲之終不若北産也余得而用之盖以獱毛爲心狗毛爲皮勁健不裂甚合於大字稍精則雖蠅頭亦可如意也將機巧曰繁俗習變從玆以往雖不資獱毛必有佳者也

俞生极謂余曰去歲余坐草堂薄暮有僧叩門請寄宿迎入與語自言住太白山曾識任萬休西游到此知万休已逝而見其遺衞而歸耳仍曰其家大興土功必有災孽吾甚哀之俞生問

曰將所卜不藏乎抑何時而灾也答曰不過數月亦不言其地之必凶也未幾徹子及孫相繼而死其家遂從他處僧有何術而能知之若斯之明也

王荊公當國時知武岡縣郭祥正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之有異者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捭闔而薄于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耻爲所薦曰極口陳其不可用祥正遂以本官致仕呂獻可論荊公曰安石悦人諂己據此則荊公似非喜諂者也然而溫公之忠規如水投石惠卿之便佞引爲

腹心卒為所賣其故何也蓋荊公其心本非邪而惟執拗而喜勝也新法既設而攻詆者衆內常蓄慍而必欲自見其才故雖理到之言不肯察反為羣枉之所依歸其終至弊天下而不顧病根惟在乎拗也

唐文宗之時鄭注李訓欲誅宦官而不克大臣皆被其禍唐因以不振論者以文宗誤用訓注而無不以訓注為姦倖之小人也余以為此據其事之不成而言者也彼訓注固憸妄之流非深謀才智之士也乃其心則為社稷也欲除天下之害者也非小人之自私而不顧國者也況文宗積憤於宦寺而訪謀之援之以心膂之寄為訓注者豈可以才不足辨事自託以沮其君

去惡之心然惟當慷慨捐軀不計成敗盡吾之所當為者而已事成則於唐為不世之功不成則滅族固其分也其以文宗之誤用為咎者固矣然亦有可恕者文宗欲誅宦寺者豈非當時之急務亦有志之令主也度文宗以此意示其臣而其為股肱者及夫親密之臣逡巡顧畏莫有出身而任此者於是而帝抑欝孤居無與託倚而訓注承其機而贊之帝不卹其跡賤且不顧時人之不悅擢授大任庶幾其志之有成也吾於訓注固不欲罪之深而又悲夫文宗之為也嗚呼王涯賈餗舒元輿並居三公既知文宗之志矣又知訓注之所以寵也乃令跡遠小臣為安危之計於一擲莫為之先後惟拱手默觀事成則與其

利不成欲免其禍何其智之淺也終也不得脫於屠戮國危主辱令閹勢益張廷臣喪氣於是而王賈之罪不得贖訓注之罪反輕何者以位則大臣以責則秉政者也文宗之後武宗宣宗皆嫉宦侍如附腋之蛇然終莫敢去蓋懲文宗之敗也如李文饒者其智足以謀也得君又可與有為也乃宿禍養病而不及於此是文饒亦頤其身而非眞忠於主者也吾所以恕訓注者非好異也惜唐季之臣無氣節而取容也

唐宰相崔湜嘗過天津賦詩曰春還上林苑圃發洛陽城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蕭至忠嘗自太平公主門而出宋璟見之曰非所望於蕭公也只此二事張蕭其位宋

惜其節其人之取舍賢否亦可知也然至忠之風度言論固有過人者杜工部詩曰赫〻蕭京兆今為人所憐此言其有名位而不終也

楊子雲草太玄蜀賈人請納財十萬載名其書蘇東坡謫惠州僧卓契順不憚跋涉致家書所求者欲得手筆以名於後名之所歸賈與僧猶知慕焉吾東無如此者由俗朴野而不好事也

五代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此善喻也非但三公其美官要職人所羡慕者皆如此也

王弼註易刻木偶為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呵叱之弼年少弱冠

雖以夙慧之資頗得易理乃至誚侮前脩過自矜誇玄即漢季之大儒也其得失豈後生之所易論哉於此可見其人之儇薄也○漢世學者經必有師論難講授皆有法度非苟然而傳者也是以學者求師不遠千里賷粮槳轍負者爲傭而求食豈非艱且勞哉人皆各致精勤不敢怠傲許年而望其成傳游而擇其善攷其就也涵畜閎深非後生所可及也自夫魏晉而至唐五經箋註雲勃霧興家自競傳求則易獲由是游學之風漸衰師資之道遂絶何者有疏而明其義有註而分其句讀之可尋熟之可曉也後之所謂師者特其句讀之師以誨幼穉者也非函丈之開磨也非數學之親切也今之學視古學者不亦至逆

而至簡乎然其所得固苶淺狹擬諸古人不啻三舍其失豈可他求乎前人言箋註繁而六經隱余亦謂箋註繁而後學疎矣言不能盡意書不能盡言註疏雖明固不如面誨而口授也宋儒動以專門訾漢儒此猶無病而呻痛者也六經之旨微而奧聖人之言通而遠當漢之初固無箋註之可録惟口相傳誦觀公穀兩傳則可喻也無書則易以意解漸失其眞公穀兩傳得諸孔門游夏之徒非謬於初乃謬於其後也然則漢之所謂專門者乃精講而善言其義者爲可少也

觀明人小說建文自出於雲南既入西宮遇毒而薨景泰句宦者以帛縊而弑之石亨徐珵既及景泰擁立英宗危難之際固

不免矣若建文年已八十披緇屏匿垂死而自出豈有遺臣之
可疑者乎其海内已謐民心已壹而猶有忌焉不令善終嗚呼
其忍也哉○建文之逃也羣臣從亡者凡二十餘人而強壯者
爲之役有財者爲之資崎嶇險難抵死不去卒令得脫於彌天
之罘綱其忠烈皆方黃之流也其他識其爲建文而不敢義告
者往往而有之知義理而惜名節皆可貴也當光海之亡也匿
於中學橋賤人鄭姓之家主人知其非常人也詭辭而留之告
其狀也遂輿而來焉申德夫嘗謂余曰光海後宫許氏其外家
之妹也方兵入宫脫身而逋及苑外而遇一人乃光海也時月
明光海識之謂許氏曰事已懸矣吾欲向嶺南圖復國耳不成

則得見未可知解佩刀贈之許氏老死其祀光海也出刀而享
之德夫謂光海既逃則當直走嶺南何以淹於宮外密通之地
耶其識慮如此宜其敗也吾以為光海無建文之臣固無能為
也人君生長深宮不知路之有東西也且無車騎資粮安能達
千里之嶺南乎非有不世之英智且得天助固無成而止耳況
光海之孱乎

明朝士大夫直言憤發不顧湯鑊凜然有古諫臣之風其氣節
固可稱也然而平居褆躬有不勝其訾議者何其妍醜之不同
也豈薄俗饒舌者不恕人之小失而然耶抑所謂諫者為好名
之所激也閣老于慎行曰近世士大夫視廷杖若登仙味此言

則亦足以知其世也

明季謝陛變陳壽三國志爲季漢書清城金斯百錫胄鏤板於嶺南余近始得一本而讀之傳錄多訛令人易倦及見宋儒之言讀史耐訛字其耐字甚有味焉不耐則必廢矣足爲後世怠學者之勸也

蘇長公以張方平爲孔北海諸葛孔明之流長公嘗出於其門而有奬拔之恩其溢譽者固私也仁宗相方平而司馬溫公劾之謂其非公輔之器也長公亦慕溫公者而論議無所取舍焉何也朱子謂今人以兩蘇之言信方平之爲君子也且擧溫公所記數事皆不韙者也然以史而考張之始末亦未見有大可

詆者也

陳繼儒曰薄福者必刻薄厚福者必寬厚夫人恩讐必明愛憎必用深於治人之過而於檢身則反略焉者此刻薄者也名爲剛峭而必爲怨府若見人之孏已而無較焉受人之詬而能忍之推誠待物不爲已甚者名雖爲怯懦人無嫉者皆欲親焉不快者人必報之不嫉者人必容之此所以刻薄者多禍寬厚者少灾也福者天之所以與人曷爲不於此而於彼也夫刻者鮮羣寬者多與薄者近暴厚者近恭所謂乖氣致沴和氣致祥以此而默觀時俗鮮有不驗者也